

張禾冊編

校書

于全

光緒

增訂
廿版

蔣百里抗戰論集

上輯

蔣百里先生的論文原稿
(張禾帥藏)

邵乃

論英國外交——

和不忘戰

蔣百里

對於英國外交不敢判斷不敢批評昨有稿

嘆其虛心的則效而已

南方的風景

如錫不取和約者改我德公使歸國威廉二也

如日克竟英國然及有：大德若曰我不知通

事或英人宜：乃大德曰此真特知英國大也通

約德大使不能知中外自強亦多知也：大德英人自強

以德人：不不弱其意智以水知而至於此不可知則

吾德人：不不弱其意智以水知而至於此不可知則

注

則其國雖不我而後，然所勝為也。故欲修德

一和字一石，我攻其為其國之品，上策也。無可疑也。

其然矣。以石為勝，則反矣。以必以石為勝

此中消兵，原意也。雖有時，以石為勝，亦

是也。南陽手勢，力一孰強孰弱，亦可以數

計。計其以石為勝，亦可以數。計其以石為勝，亦

也。其以石為勝，亦可以數。計其以石為勝，亦

其以石為勝，亦可以數。計其以石為勝，亦

其以石為勝，亦可以數。計其以石為勝，亦

其以石為勝，亦可以數。計其以石為勝，亦

壯氣王正

結位用其民者印，以歸受，再三嘉步
乃主以不片印授，以威曾經也。
所謂，怒我而不怒者印，為敗我。
而，暖味，結度，後人，素，良，十，以，力，如
是為印，其度，鮮明，後人，必，不，敢，私，私，不
敗，可，免，而，後人，竟，私，為，當，之，然，度
為，後人，自，入，中，就，多，一，中，龍，印
然，則，今日，派，印，偏，之，然，度，印，非，印
印，方，美，之，以，南，印，法，也，是，於，高，五
為，當，之，然，度，暖，味，以，為，惟，以，三，以，阻，止，依

有可
 多步也
 亦步也
 亦步也
 亦步也

也

勅

一野心然不久亦有
 不久而有任傷受調停最後乃有若法師在強
 迫境况前地一舉及張伯倫而受行辱而
 以道霞乃正武而希脫拉要前在
 吾之眾乃何樂如之為年
 孰有敢疑美人一故去挑戰者乎。吾人果百廿分
 承退英之願去和之子也惟誠心過度而芳欲
 不深知内幕乃更疑其作偽此世非我銀銀用內之
 記也試舉旋友了件為止三月來之民過一之
 市服此等也或為啓利用或為天才也或多非

以惟所行也必以待故德向令保與國以後亦祿直

按心之動捷元者所揚並一蘇台並上旅政社之文與

此按之內部曰此母國既重以有臨初之睡然德國時有

國際之書日不負其德故正德初由之知皮而住按之為和

而有力教之也望後再行概而規中傳明日一向長取後

道主我知然中允而美王訪法德政和平之保口登

此國之人自為和乎亦不為也然我德之不主於一主獨

即政決意以然也

乃事成今右就待受也莫一舉親得受文對法以備

主不始獲之元者信不移今初然必方以促進果

昭太亮

第

後主文而後有若此傷受也旋以訛傳訛

方以定軍初長訪定得獨一亭而足高里化又

楊之
中
海
東
南
之
石
鼓
矣
余
祿
存

旋下而後
於焉有
敬有入
堂焉
以所況也

萬五十五元
拾伍元二十元

子曰詩有也而善法向不疑者之必不覺矣

分我倍之不似所
不重於世國書

之
 軍
 協
 定
 印
 統
 氏
 印
 凡
 皆
 所
 得
 也

一、一、 考仲子之
河也。考
考仲子之
考仲子之

己丑

書研室

糖、皮、物、而、似、如、張、伯、所、謂、遠、方、不、可、
能、何、之、不、國、然、則、以、隔、一、海、而、于、仰、甚、事、
歐、洲、之、中、最、為、英、有、互、接、利、害、地、
向、經、各、國、阿、比、尼、亞、境、內、之、地、伏、
車、數、百、輛、將、友、敵、人、一、止、而、登、初、即、可、互、衝、而、欲、
通、過、而、以、飲、高、年、之、舊、疆、民、地、果、如、是、也、則、英、德、
宣、戰、而、後、其、法、兵、之、片、俄、亦、以、馬、牛、
切、實、何、其、外、而、俄、平、使、井、商、等、亦、似、地、中、海、之、巨、
而、其、利、和、相、通、則、英、國、通、道、處、之、受、威、也、

采

致研

石邑

若

挽弓一而

抗石条

務也

亦王

物已忘矣

和

●

何種新式物之 張伯倫所謂「自由之國民不生活
 在某國武力之控制下」
 此乃男子之旨者故其以從神侯歸既美也
 女
 核言故及此人類之後方之效死！嗚呼
 哉 張伯倫乃能殺我以保全吾於天下之秘
 法也

嗚呼我國民所以是國之百年來事
 而主之此交家而和而南而和之何
 哉！英本中而中者張君禮事

我欲再拾稽方以除俗技門生然子但

山門之如何做法第一甜●是子美

國新因為懂子美文秋

與人言如此知第二還要張在估

若知讀者若知者

然

國策神子精非因為懂子美

明秋言懂子張何倫明呼安

待骨節 變生而我一學友也！

蔣百里自傳遺稿

蔣百里口述
張禾艸筆錄

甲午年，我十三歲，從海鹽到硤石別墅齋念書。我的堂兄，即肖初的父親；八月裏要去下鄉試，怕這第三場策論裏有關係時局的文章，所以我替他用細字來抄夾帶，因為這個理由，去問街上的錢莊裏邊借了一張申報來，因為有些消息可參看，同時又可抄點論說，預備對策的論文。我記得中間還有一篇大罵李鴻章的文章。「新智識論」就在那個時候開始的，這就是甲午戰爭，從此刺激了我的新智識，我學會了看報。

也在那時，所以平壤，牙山，大東溝，九連城，威海衛，劉公島，這種地理上的名字，很熟的掛在嘴邊。那個時候找不到一本地圖，無意中不知在那一家看見一張地圖，因為邊界上塗顏色的關係，就使我注意到海參崴同琿春的這隻角上。

我還記得那年秋天在海寧天寧寺裏來了兩個陌生買字的人，先是一個朝鮮人，後來一個彷彿有點安徽人的樣子，住了二三個月就走的，現在想來無疑的是日本偵探。因為這兩個人寫的字都是十七貼，如果那時有人拿正楷來考他們一下，一定會露馬脚。彷彿那時中日方面也有警戒的樣子，所以來了一位城營。他姓卞叫寶駿，年紀很輕，說的一口安徽話，我們一點不懂，大家說他灣舌頭，也常常在教場裏下操。那年秋天，我的先生回家去了，所以我常到教場裏去看。這件事情頂好玩的，看他們一對一對的舞刀，還看他們射箭。箭靶子是三個紅星，射中了有人打鼓的。卞先生面前擺了一隻板桌子，雙折的皮凳子，一本名冊，一支硃筆。聽見鏗聲一響，在那名冊底下圈個圈子，兩個人揀擡槍，我倒還看見過操步槍的。我們頂喜歡看的是操藤牌，最好笑的，那個時候考的武童生，考一馬箭，那個童生，穿一件紅綠色的衣服，而且臉

上多少抹一點紅胭脂的樣子，騎在馬上，右手拿韁繩，左手拿一支弓，用手指夾在一支箭放在肩上，這位武教師就同這位童生挽了韁繩拉了馬，慢慢兒兜圈子，旁邊差不多有兩百米長的一條馬路，這位教師帶了他的馬，在馬路的一端兜一個圈子，那匹馬如飛向槽裏跑去。馬路旁邊有三個箭垛，平均分配在槽的中間，但離曹不過二三尺遠，馬一跑開，就看見馬上的先生身子仆在馬背上，這隻弓彷彿向橫射去的樣子，第一支射了要第二支拔出來射的樣子，我們在後方注意中不中，不過聽人家說，這種馬箭全在乎手腳快，中不中倒不在乎的。在這城守營衙門裏邊傳說了一件事，說不知那裏一位協台，上司叫他打靶，三槍不中就革了官。

那一年的冬天，我父親故世，也就是我開始受社會振盪的第一課。我的伯伯本來是三年前壬辰（四十六年前）科的進士，但是沒有殿試就回來了，所以乙未年要去補朝考，他寫信回來就說有「公車上書」那麼一會事。他做了一篇文章，議的是賈山「至言」，但是沒有被他們所採用。過了一個多月（大概五六月裏天氣熱了），「公車上書記」的文章，還有「普天忠憤錄」的一書放在我們先生的桌上。但是我們沒有看，祇等先生出去的時候或先生睡午覺的時候拿來略略一翻，那時候，除出背四書五經之外，桌子上只有「小題鎮鵲」，「詩韻」。我的先生特別爲我托人買一部「江漢炳靈集」之外，卻沒有別的東西了。所以「公車上書記」同「普天忠憤錄」二書看起來同小說那樣的有趣，也有同小說那樣的容易懂。

述蔣君百里

張宗祥

百里祖生沐先生光照，尊文獻，富收藏，刻有別下齋叢書。生子女二十餘，第五子最所鍾愛，幼穉，哭之慟，以殊書佛語左臂，祝再來爲記。沈山一僧，老矣，與生沐先生爲方外交，時相過從。生沐先生念及殤子，必問僧能如顧氏非熊往事否？僧曰：來則必來，緣實已盡。及百里之父澤久先生生，墮地無左臂，生沐先生見必圭怒，稍長，即命居馬橋散寺中。澤久先生幼慧，潛心內典之外，兼習岐黃，將冠，以醫濟人，重返儒服。時生沐先生謝世久，洪楊之後，家亦中落，諸昆季析產自立，拮据之餘，澤久先生亦不顧重違父志，再返本宗，轉徙平湖海鹽之間，以醫自給，間或至硤，一省兄妹。後娶海鹽楊太夫人，生百里。百里八歲，澤久先生病歿，母子孑然無所依，始返硤。素冠節服，身長方過几，遍謁族人，謀所以生活者。澤久先生同母兄澤山先生爲之創，族人附義，各有所助，得田三十餘畝，得小屋兩楹，母子相依其中。蔣與張本世姻，時予方游蔣氏族中，親見百里喪服泣拜，趨與握手，涕亦隨下，此予二人相識之始。嗚呼，孰知五十年後，又見百里諸孤女之哭其父，一如百里當年之哭其父耶！

百里母楊太夫人，日處斗室中，課百里唐詩論孟，米鹽飲食之外，編細竹爲衫，以佐生計。太夫人心目中惟此孤子，百里心目中惟此寡母，一衣數補綴，三月不食肉，意泊如也。初習制藝，亦太夫人親授。太夫人病，百里刲左臂煎湯以進，裏創不慎，日腐爛，忍痛爲母謀湯藥，人小不及釐，則以杙墊脚。汲水量米，無他人可使，創口益劇，母前不敢露聲色。太夫人病略已，聞穢氣，使之前，把臂舊絮臙腫殆滿，解裏臙血斑爛，抱百里失聲相向哭，急爲療治始愈。此百里十二歲也。百里族弟，延倪勤叔先生教讀，倪先生愛百里慧，又念貧甚，使百里從讀塾中，不受束修之敬。百里乃得長日讀書矣。倪先生工小楷，摹

飛經絕省。百里師倪先生，故百里小楷特婉秀，晚年寫碑師梁任公先生，然一不經意，起草作小字，依然倪先生衣鉢也。予當時先父傳外祖沈公韻樓筆法，命習顏平原，相見論字，刺刺各爭其是，及今思之，何嘗有一語道着耶。

在甲午之前，百里與予習八比試帖外，喜觀歷史及小說，每有所見，若哥倫布發現新陸，互相告語，百里勸予閱野叟曝言，且翊翊以文素臣自居，余方誦正氣歌，視文山先生若神明，閱之覺文素臣貪多務得，予所難能。然百里此後政治哲學外交美術，靡不研討，不徒以兵學擅長，則少年時已基之矣。甲午後，憤清政不綱，汲汲然日思致用之學，苦書不可得。戊戌變法，硃有雙山書院者，向以制藝課生童，奉令購書，若資治通鑑，白芙堂叢書，格致書院課本，日本國志，普天忠憤錄，經世文編之類，百里與予，約散學即會於書院，閱諸書。白芙堂叢書不能了解，其餘皆欣然成誦。日至天黑不辨方，各回家，院中無第三人也。是年予未應試，百里入泮宮。明年，各以家寒應聘爲塾師，百里赴伊橋，予處鎮上何氏塾中。百里每赴伊橋必經何氏，或留宿，或縱談浹日，值他縣書院課士，兩人各爭寄成篇，或合作得膏火之資則均分之。旋興學校，予入開智任教員，百里入杭州求是書院讀書，歸語余，有邵君聞泰者，聰慧勤學，且記憶過人，讀書必不忘，予恨道遠未能見，而百里父介予與單君不一爲友。不一治宋學，言必拱手，行必矩步，予苦之，不願接見，強之至再，卒成好友。

林先生迪臣守杭州，林先生伯穎知海寧，愛百里及余，命留學日本，先父不許。予留而百里東渡，入成城，畢業士官，試第一，時與蔣君尊簋，並重於世。百里習步兵，百器習騎兵，中國士官生見重於日人，自第三期始，則二蔣開之。浙江方練新軍，邀百里回浙；百里不允，百器回任第二標標統，辦弁目學校於海潮寺。百里雖不來浙，其所擊畫，皆出百里手。在東時，方先生雨亭者，時宰桐鄉，知其寒，亦時分